

风雨雷电(=)

梁羽生

梁羽生
PDC

目 錄 (第三集)

七 登門尋仇……………三

八 勇鬥強敵……………二七

九 江南來的閃電手……………六一



高登舜大吃一驚，連忙鬆手叫道：「呂老英雄，你，你——」待看清楚了原來是一個比他更年輕的黑小子時，不由得臉都紅了。

蘇子瞻
蘇子瞻

七 登門尋仇

呂玉瑤一口氣施展連環七劍，把高登禹迫退七步。呂家的賓客這才舒了口氣，紛紛爲她喝采。只有呂東岩却還是皺着眉頭。

當然也有一些賓客和呂東岩一樣看得出呂玉瑤的實力是比不上對方的，他們心裏俱是問道：「不知年震山和呂東岩結的是什麼樑子，不過照這情形看來，大概不會是很深的吧？他的徒弟按說是可以勝得了呂東岩的女兒的，顯然是手下留情，顧着呂東岩的面子。」

殊不知高登禹並不是爲着顧全呂東岩的面子，而是出於少年人「知好色則慕少艾」的心理，對呂玉瑤有了憐香惜玉之心。他自幼在嚴師督導之下勤學苦練，稍爲漂亮一點的姑娘都很少見。何況其貌不揚，漂亮一點的姑娘根本就不會對他垂青。

高登禹心裏想道：「這小妮子倒是長得不錯，我若傷了她豈不可惜？最好是勝了她可以令她佩服我又領我的情。」

可是呂玉瑤的真實本領雖然比不上他，劍法還是委實不弱，高登禹以一雙肉掌對付她的寶劍，好幾次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要搶她的兵刃，都是未能成功，有兩次還幾乎險些給她傷了。

呂東岩皺着眉頭，年震山也皺着眉頭，看了一會，緩緩說道：「登禹你要求呂老英雄指點，也得讓他看看你的本事啊！」

高登禹瞿然一省，想道：「師父將他的畢生心血用在我的身上，對我的期望極大，這次是想我在天下英雄面前揚名立萬的。我成不成名，那不打緊，却不能失了師門的面子！」

呂玉瑤畢竟是個未有過臨敵經驗的人，佔了一點上風，以為對方的本領也不過如此，戒備就不免鬆懈了些。她那手靈活多變的劍法，也漸漸給高登禹看出了火候不足，弱點所在之處了。

激戰中，高登禹左趨右閃，颯個真切，忽地中指彈出，「鏘」的一聲，正中劍柄。呂玉瑤的青鋼劍「噹啷」墜地，可是在墜地之前，劍尖劃過，却也削去了高登禹的一幅袖子。

高登禹這一陣是用上了內家真力的，呂玉瑤虎口一震，身不由己的向後直退，搖搖

欲以。

高登禹連忙搶上前去，說道：「對不住，高某失手了。」

這霎那間，呂東岩大驚之下，正要邁步上前，年震山却是哈哈一笑，擋在他的面前，說道：「呂老哥，咱們用不着這樣快就出場吧？」

就在此時，忽地有一個人撲進場來，大聲喝道：「你這厮敢欺負我的表妹！」聲到人到，雙臂一振，把高登禹格開。

原來丘大成本來是陪着轟天雷凌錫麟，書房裏談話的，但因他是呂家的「表少爺」，外面的事情，免不了還是有好管閒事，再說，報告給他知道。

他聽得那個「黑鷹」的徒弟打敗了舅父的四個徒弟，現在正在和他的表妹比武，他如何還能夠在書房待得下去？也顧不得姨父的吩咐，便自闖出來了。

高登禹本來是恐怕呂玉瑤跌倒，想過去扶她的。丘大成却和姨父一樣，誤會了高登禹是想去傷他。

高登禹大怒道：「我和呂姑娘切實武功，誰說我是欺負她了。」

丘大成無暇理會他，連忙將表妹扶穩，說道：「表妹，你怎麼啦？」

呂玉瑤道：「我沒受傷，表哥，你來得正好，你給我出氣。」

高登禹道：「呂姑娘，咱們是各勝一招，就算是打個平手吧。我剛才手重了些，你可別要生氣。」

呂玉瑤羞紅了臉，嗔道：「誰要你來討好！」甩開丘大成的手，自去拾起剛才給高登禹打落的青銅劍。

呂東岩見女兒沒有受傷，頗悔自己剛才的孟浪，當下退回原處。年震山冷笑道：「我的徒弟並沒動令媛一根毫毛，你可以放心了吧。」呂東岩哼了一聲，說道：「好，待會兒我領教你的武功。」

丘大成格開了高登禹，雙臂兀自隱隱感到痠麻，心中本來是不無怯意的，但聽了表妹要他「出氣」的說話，禁不住激起了要充當好漢的豪氣，立即喝道：「好，我和你切磋武功！」

高登禹見他和呂玉瑤形迹親密，却是妒意勃興，冷笑說道：「不錯，你也算得是呂老英雄的半個弟子，聽說你這半個弟子還是呂門本領最高的人，你要和我切磋武功，哈，哈，這正是求之不得！」

兩人立即動手，高登禹存心要重重的挫辱他，展開了分筋錯骨的手法，招招都是攻向他的要害！

丘大成鼓起勇氣，奮勇抵擋，可惜技遜一籌，拼了全力，仍是抵擋不住。

激戰中丘大成一個「陰陽雙撞掌」猛擊過去，企圖敗中求勝，最不濟也可拼個兩敗俱傷，敗了也可以贏得表妹的芳心。

高登禹冷笑道：「各位看清楚了，是他自己撞上來的，可不是我有意傷他。」話猶未了，雙掌一合，已是挾着丘大成的手腕，只要用力一拗，他這條手臂定必斷拆無疑。就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忽地一股勁風撲來，高登禹心頭一震，大吃一驚，連忙鬆手，叫道：「呂老英雄，你，你——」待看清楚了站在他面前的是什麼人時，不由得面紅過耳，底下的話就說不出來了。

原來這個替丘大成解圍的人並不是呂東岩，而是一個比高登禹更年輕的小伙子。他是轟天雷凌鐵威。

轟天雷也不是要施行暗襲，他是要插進中間將兩人分開的。

由於他的人未到，掌力先到，高登禹未曾看得清楚，心想呂東岩的門下決計沒有誰有這樣雄渾的掌力，就以爲是呂東岩親自下場。他恐防呂東岩掌力一發便要取他性命，如何還敢對丘大成施展辣手？只得先行運功防禦，不待轟天雷將他們分開，他自己也要鬆手閃避了。

轟天雷說道：「我是呂老英雄的晚輩，今天特地來給他老人家拜壽的。你不是說過，凡是呂老英雄的晚輩，你都不吝指教嗎？」

呂東岩又驚又喜，心裏想道：「他既然闖出來了，讓他試試也好。」當下說道：「我在這兒呢，高老弟，你叫我幹嘛？嘿，嘿，現在還不是我出場的時候，你少安毋躁吧！」接着回過頭來，對轟天雷說道：「鐵威賢姪，你用心領教這位高兄的高招！」

轟天雷年紀比高登禹輕，高登禹一上場又把話說得太過滿了，此時只好硬着頭皮說道：「不錯，我說過那樣的話。你們併肩子上也好，車輪戰也好，高某都是一意奉陪。」心想：「這小子的內功或者比我較勝一籌，未必就能抵敵得了我的七十二把大擒拿手！」他先行交待這幾句門面話，準備萬一輸了，也可以挽回面子。

轟天雷冷冷說道：「請你放心，我凌鐵威決不佔你的便宜！你說我是用車輪戰是嗎？好，那我就和你約定，十招之內，我若不能將你擊倒，就算是我輸了！」

高登禹暗地歡喜，佯怒說道：「豈有此理，你敢如此小覷高某？」

轟天雷道：「你已經打了三場，耗了一些氣力，若然不加限制，豈非我佔了你的便宜？你不願意給人小覷，凌某又豈能讓天下英雄看小！」

高登禹正是要他把這「理由」說出來，當下便說道：「好，這可是你說的，我可並

沒有限你十招！」心想：「這小子武功再強，諒他也不能在十招之內勝我！何況還居然要將我擊倒！」要知勝招不難，但要把對方擊倒，那就非得比對方高出兩籌不行。高登禹怎能相信一個比他年輕的小伙子有此本領？

轟天雷喝道：「好，出招吧，你是客人，讓你三招！」他自己定下的限制是十招之內擊倒對方的，如今又要讓對方三招方始還手，那即是只剩下七招了。而且還要在這三招之內，不給對方打倒才行。

呂東岩的門下連受挫辱，呂家的賓客都是蹙着一肚皮悶氣，此時見了轟天雷這樣的英雄氣概，雖然勝負尚未可知，衆賓客已是不由得都爲他大聲喝起采來！

高登禹怒不可遏，喝道：「好小子，這可是你自己找死！」

聲出招發，轟天雷籠袖中，身軀一矮硬衝上去。高登禹這一招是向他正面抓來的，他已經領教過轟天雷的內功厲害，見他硬衝過來，心想這一抓雖然或者可以抓裂他的兩條筋脈，但給他這麼蠻牛似的一撞，只怕自己也非得受內傷不可。心有顧忌，連忙閃身變招。呂玉瑤在旁邊拍手笑道：「好，第一招過去了！」

按照一般比武的規矩，轟天雷既不伸拳，也不動腿，自然不能算是「還招」。雖說他是硬衝過去，但可以說成是他自己湊上去捱打，高登禹不敢打他，那是高登禹自己

的事，他已經是給了高登禹佔便宜了。

高登禹學了個乖，迅即變招，以迅捷無倫的手法，向他側面襲擊，這一抓抓向轟天雷的脈門。轟天雷的手雖然是籠在袖中，但高登禹拿捏方位，却是十分準確。心裏想道：「這一次看你還能和我硬碰，你若出手招架，那你就是輸了！」

只聽得「嗤」的一聲，轟天雷的袖子給撕破了一幅，可是高登禹却「登、登、登」的連退三步。衆人都看得清楚，轟天雷的雙手仍然是籠在袖中的。

原來轟天雷用的是「鐵袖功」，經過他內功的運用，高登禹抓着他的衣袖就像抓着一根木棒似的。高登禹能夠撕破他的袖子，功夫已經是很不錯。不過他的手指也給震得隱隱作痛，是以在那驟然受驚的剎那，身不由己的連退三步。

這一招轟天雷雖然是運用了「鐵袖功」，但既然沒有出手，當然也就不能算是「還招」。

呂玉瑤屈了兩隻指頭，數道：「第二招。」聲音已是不及剛才的响亮。

話猶未了，高登禹旋風似的轉到轟天雷背後，一個「游空探爪」，抓他的琵琶骨！琵琶骨是一條脆弱的「鎖肩骨」，若給抓斷，多好武功也成殘廢，高登禹心想：「難道你的內功還能練到琵琶骨不成？」

衆賓客見他手段如此狠毒，大喝倒采。倒采聲中，只聽得「卜」的一聲响，轟天雷背上的衣裳給他撕去了更大的一幅。高登禹的中指食指和無名指都染了鮮血！

原來轟天雷在他抓來的時候，把腰一躬，用背脊硬接了他的大擒拿手。

轟天雷是自小就內功外功兼收並練的，內功還欠缺一些火候。外功已是練得肌肉如鐵，尋常的人，用刀斫他，也未必就能將他傷了。高登禹抓不着他的琵琶骨，五隻指頭都給他的粗皮硬肉擦傷，不過也在他的背脊上抓裂一道傷痕。指頭上的鮮血一半是他自己的，一半是轟天雷的。

指頭上的擦傷，旁人看不見，轟天雷背脊上的傷痕，大家都看得見。這霎那間人人都是提心吊胆，有幾個胆小的客人驚叫起來。

不過，轟天雷總算是讓了他的三招，受的也不過是皮肉之傷而已。既未給他擊倒，就不能說是落敗。

呂玉瑤用顫抖的聲音叫道：「第三招完了！」呂東岩叫道：「鐵威賢姪，你用不着盡讓他啦！」

轟天雷道：「來而不往非禮也，還招！」陡地一聲大喝，宛如舌綻春雷，震得壽堂裏的一衆賓客耳鼓嗡嗡作响，說時遲那時快，聲出招發，左掌劃了一道圓弧，右掌便向

高登禹當胸劈下。

高登禹不敢硬接，一個「移形换位」，側襲轟天雷左脅。轟天雷反手一掌，高登禹隨着他的掌風，就像紙片似的輕飄飄的盪了開去。這兩招他閃避得也當真是恰到好處。轟天雷的身法似乎不及他的輕靈，兩招都是差了幾寸，連他的衣裳都沒碰着。

年震山爲他的徒弟數道：「第五招！」賓客中有人發出冷笑，雖沒明言，年震山也知道這些人是恥笑他連轟天雷所讓的三招也算在內。雖說轟天雷是有言在先，但以他師徒的身份，却是不應該算這三招的。

年震山面上一紅，心裏想道：「這小子不知是那裏鑽出來的，登禹只怕不是他的對手。但盼他能接得十招！」心念未已，只見高登禹用一個「懶驢打滾」的身法，又避開了轟天雷的一掌，躲避得十分狼狽，不過總算是避開了。年震山心情稍稍輕鬆，想道：「只剩下四招了，看來登禹是應該可以應付得了。」不願旁人恥笑，洋洋自得的又數道：「第六招！」

他那裏知道，他的徒弟却是有苦說不出來！

轟天雷一聲大喝跟着發出一掌，雖然未打着他，那排山倒海般的掌力已是壓得他透不過氣來。那霹靂似的喝聲，更是震得他心驚胆戰。

高登禹全力化解三招，腰酸腿軟，身法已是漸形遲滯。轟天雷又是一聲大喝，雙掌一齊劈來！

高登禹閃避不開這一招，硬着頭皮，以攻爲守，反扣轟天雷的脈門。

高登禹的大擒拿手蘊藏有小天星掌力，這一記變招使得大胆之極，既狠又準，而且還可以隨機應變，借力打力。在目前這種危機瞬息的關頭，也的確是再好也不過的應付方法了。

這霎那間，全場寂靜無聲，人人屏息以觀，當真是一根針跌在地下都聽得見响。其中不乏武學高手，俱是暗自想道：「若然換了是我，只怕也沒法解拆得如此精妙！」

心念未已，只聽得轟天雷一聲喝道：「去！」衆人分明看見高登禹已經扣着他的脈門，却不知怎的，突然就給他舉了起來，一個旋風急舞，就拋了出去！

原來一個是金剛猛撲，一個是綿裏藏針。武學上雖有「柔能尅剛」的說法，但也要看雙方的造詣如何。高登禹剛柔兼濟的功夫，敵不住轟天雷的神力，給他一個金剛猛撲，指頭剛剛扣着他的脈門，立即就給彈開，隨即整個人也給他舉起來了。

高登禹應招的巧妙已是頗出衆人意料之外，那知轉眼之間，就給轟天雷拋了出去，優劣轉換，主客易勢的變化之快，更是大出衆人意料之外！這霎那間，人人都是瞠目結

舌，竟然忘了喝采。

眼看高登禹就要跌個四脚朝天，年震山一個虎步跳上去，剛好將他的身子接下來，接着他的背心，輕輕一推，高登禹接連轉了三個圓圈，方始穩住身形。原來年震山這一推是給徒弟化解身上所受的勁力的，否則雖然接住他的身體，將他放下，他也還是要受內傷的。

呂東岩見年震山舉重若輕，輕描淡寫的就救了徒弟，心裏也是不禁暗暗佩服。想道：「看來他的內功也差不多是已經練到爐火純青之境了。今天只怕是凶多吉少。唯有希望像上次那樣，拼個兩敗俱傷吧。」

場中突然爆發出如雷的喝采聲，也不知是爲轟天雷喝采還是爲年震山的這手漂亮手法喝采，或者是兩者兼有？喝采聲中，又聽得呂玉瑤清脆的聲音叫道：「第八招！」所限的是十招，還差兩招未滿，轟天雷就把高登禹擊敗了。（雖然沒有倒地，但他是給師父接下來的，當然也算給擊倒了。）

年震山緩緩說道：「登禹，你接連打了四場，也該歇歇了。這位凌少俠好工夫，佩服，佩服。過幾年我讓小徒再向你領教。」

呂玉瑤接着笑道：「不錯，你的徒弟是打了四場，可是人家也只是用了八招！」

年震山的話中之意是要轟天雷退下，好讓他和呂東岩上場的，也不知轟天雷是不是聽懂他的意思，仍然站在場中，動也不動。

呂玉瑤心裏好笑，「這傻小子敢情是勝得太過得意忘形，以至呆了？」笑道：「凌師兄，你也該歇歇啦。來吧，讓我給你擦一擦汗。」丘大成見表妹對轟天雷表示關切，不由得醋意大生。只恨自己本領不濟，敗在對方的徒弟手下，却讓轟天雷出盡了風頭。轟天雷向呂玉瑤點了點頭，表示謝意，但却仍然站在場中不動。

呂東岩道：「凌世姪，辛苦你了，你歇歇吧。年震山，如今該輪到咱們見個正章啦，請！」

年震山冷冷笑道：「好，我來領教你的高招！」

他們正待下場，不料轟天雷忽地朗聲說道：「呂伯伯，長者有事，少者服其勞。請讓晚輩先向這位年先生請教！」

此言一出，呂東岩和衆賓客同是大吃一驚，呂東岩道：「什麼，你還要再打一場？」

年震山也是頗出意料之外，「哼」了一聲，瞪圓了雙眼說道：「什麼，你要和我較量？」